

哈文、“毕姥爷”能改变春晚味道吗

退学3年家长不知 大学管理太过随意

社会热点

□董宏达

李咏妻子哈文担任龙年春晚总导演刚有准信儿时，曾有人猜测李咏继续成为龙年春晚主持人已是板上钉钉的事，还引起一番“任人唯亲”还是“任人唯贤”的议论。近日，又报出毕福剑和李咏、朱军搭档主持央视春晚的消息，同样引人关注，招来议论。有人问道：哈文导演老毕主持能改变春晚味道吗？我觉得，这问题中似乎就是对春晚改变老味道的一种期待，又包含着一种怀疑。

春晚是什么，要我看不过是一场综艺晚会，只不过时间特殊——除夕，因而春晚又被看成是桌年夜饭，年夜饭年年吃，但总得有点新鲜感，春晚也当如此，虽然年年办春晚，观众总是期待着换换口味。可这种愿望几乎年年失望。

而春晚味道不变的主要原因是老面孔太多。老面孔演员就不说了，导演和主持人更为典型。总导演选定虽然搞竞标，但能定上的不过是那几个人，鲜像龙年换新人的时候，2007年，毕福剑曾竞争过央视春晚总导演未果，招来一番议论。春晚主持人也是老面孔居多，先有赵忠祥、倪萍曾霸占多年，后有朱军、李咏、周涛、董卿的“四人转”，偶尔有新人出现，也只是增加而不是替换。为何？据说央视内部有套“理论”——用新人出了纰漏谁也担不起。龙年春晚，导演换上了哈文，主持人又多了个毕福剑，着实让人期待一回。

龙年春晚，期待改变味道，有点可能。先说哈文。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，哈文和李咏，一个台前，一个幕后，如唱夫随，相继制作了《非常6+1》、《幸运52》、《咏乐汇》等节目，她和丈夫李咏一起开启了央视综艺节目的新时代。虽说，这些节目不能与春晚相提并论，但多年的历练让哈文在“创新”上有所尝试，有所收获。曾有报道称，电视界的很多业内人士都表示，“虽然哈文没执导过春晚，但是她大气的风格，以及扎实的筹备都可以为春晚的舞台带来一丝清新的风”。仅从这个角度看，还是值得期待。

再说毕福剑，虽然头一回做春晚主持人，但他主持的《梦想剧场》、《快乐驿站》、《星光大道》等综艺栏目，以幽默、随和、亲切的平民化主持风格增强了节目的观赏性，博得不少观众的喜爱。尽管作春晚主持人，不能像主持《星光大道》那样搞怪，故弄玄虚，但见缝插针适当地与观众逗逗乐，幽默互动一下，也未尝不可。老毕和李咏同属主持人中的“不正型”，他俩要真能擦出点“不正”的火花，将带给观众意外的快乐，互动会给春晚增添联欢的气氛，何必板着脸孔装正规呢！

上面说的毕竟是一种个人幻想，到时候春晚能否因为哈文导演老毕主持而改变味道，也真值得怀疑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还是那句老话：春晚是桌年夜饭，也是最难做的年夜饭。这里的“难”不是与观众所想难对号，而是来自内部尤其是上层的种种定调，恐怕让总导演和主持人难以施展“创新”的才能。比如：春晚追求国家级的大气风格，恐怕不会由于哈文出任导演而轻易改变。另外，春晚历来都有“赚钱”功能，选演员选节目往往也带有这个框框，想在龙年一扫而光也不现实。春晚每年都遭骂声一片的关键原因就在于此。

央视春晚第一任导演黄一鹤说，“观众累了一年了，全家人围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，这里有高兴的心情，也有积攒了一年的烦躁。节目如果全是隔靴搔痒的，他们怎么能喜欢，要从节目上关注他们的心里创伤，跟百姓坐在同一条板凳上，他们才能喜欢”。他说，“不找准根本问题，不管是赵本山还是陈佩斯都没用，别说就一个赵本山，就是再多的赵本山也救不了春晚，什么联唱、什么独唱都不行”。可见，春晚的味道应该让老百姓去品，只有导演组心怀百姓，真正了解观众喜欢什么，并按观众的口味去办，才是真心调众口，这个道理不用细说都明白，关键是用什么心态去做。

百姓观点

□熊丙奇

2009年，河南检察职业学院大一学生宋笑生退学了，家人寄来的钱被他用于旅行走了长城、长征路、西藏等地。这些，他并未告诉远在农村的父母。他们还在为他骄傲着，辛苦挣钱；弟弟妹妹为了他继续上学而辍学打工挣钱，省吃俭用，供着这个村里少有的“大学生”。近3年来，家人共给他寄了6万元钱。直到今年11月，他们才知道真相。最终，家人原谅了宋笑生。但他的下一步计划是，3年环游地球。（2011年12月29日《河南商报》）

作为一名大学生，当然有选择他未来的自由，而且，只要他有明确的规划，退学“旅游”，说不定是比呆在校园里更好的选择。不少网友在议论时也说到这一点，只是认为他在作出选择时，没有告诉父母，是不妥当的。

对于这件事，我想说的却不是这些。看到这条新闻，我很纳闷，难道他所就读的学校，在学生作出退学选择时，没联系家长，就任由学生自己作出退学的选择？虽然大学生是成人，有能力对自己的选择负责，但退学毕竟是一件大事——在我国教育制度中，一个学生从大学退学，如果要再读大学，必须重回高考体系，除此，就是选择出国或者工作；对于农村家庭来说，送一个孩子上大学，还是很难得——在学生主动提出退学时，学校是有必要调查学生为何退学的原因，同时联系学生的家长了解具体情况，这既是对学校办学负责的表现——从退学学生的理由中，了解学生对学校教育的真实评价，也是对学生负责的表现，从关心学生角度出发，学校甚至还可了解学生的未来打算，甚至为他作出一定的建议。

宋笑生退学3年，父母被蒙在鼓里，这能说明的是，当初他退学时，学校根本就没有联系过其父母，而是听之任之；而在此后的岁月中，似乎学校也从来没有和学生的家庭有过任何联系。这无疑反映出我国高校对待学生退学的随意性，而且在大学教育中，也没有家校沟通的机制。

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。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，我国每年退学的学生达到16万，其中，相当数量集中在高职高专院校。学生退学的理由不一而足，但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，对学校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不满意。一些学生认为在大学里学不到有用的东西，耗下去只是浪费时间。针对退学现象，一所大学，应该做的是，认真听取学生的意见，对学校的专业、课程设置，教育教学管理作出调整，哪怕此举留不住已有退学打算的学生，也可改变学校面貌。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角度说，学校重视对有退学打算的学生的引导，也是职业规划教育的重要内容，需知，这是人生重大的选择。

学校听任学生退学，或有两方面原因，一是抱着“退就退吧”的心态，懒得在这上面花时间；二是对学校的未来也没有充足的信心，有种得过且过的心态。这种消极的办学状态，显然会让学校进一步陷入困境。这也无怪乎有那么多的大学学生退学了。

每一个办学的细节，都传递出学校的办学理念。何况退学，对于大学和学生来说，都不是小事，学校在这方面做得如此粗放，这样的大学用什么来吸引并留住学生呢？

急人“洋厕”

画中有话

□言者

新余农民张某进城，突然内急，跑进某医院，打听到卫生间，待入厕时却傻了眼，厕所标示没有中文，皆为英文标注。张某原本识字不多，加之内急，硬着头皮闯入。正方便的王女士见一男子公然闯入女厕，以为想要流氓，吓得大骂并痛打张某。经民警调查，张某是文盲，仅能辨识中文的“男”、“女”，对英文一窍不通，所以引起误会。（据《新法制报》）

国人的传统是没有“厕所文

化”地位的，旧时乡人就近于草丛庄稼地里方便自不必说，即便城中大户，有茅厕亦多为隐蔽角落。步入现代社会，“厕所文明”广受关注，于是，不仅宾馆酒店的公厕竞相标以英文，连机关单位厕所也不屑于标中文，仿佛唯有如此，才显出档次与文明水平。且嘲笑农民没文化不识英文，人遇“三急”，那份焦灼、尴尬，实难言语。厕所再文明，基本功能还是“方便”。华夏之地公厕不标中文而只标英文，到底方便了谁呢？



饕餮

新华社记者 崔莹 作

在广东江门市所属的鹤山市沙坪街道办事处中西东村，因为大部分土地被征用，当地政府要求开发商配套建设沿街商铺和标准厂房，置换给村集体，为失地农民养一群“下蛋的母鸡”，作为今后的生活保障。

但让4400多名村民没想到的是，他们赖以生存的“保命资产”，却被当地个别干部“合谋”变卖，从中渔利。

最近，这起发生在广东鹤山市的“权力买卖”，因群众举报被戳穿。

新华社记者 崔莹 作

3000家店卖假药哪来的胆？

时事点评

□罗瑞明

近日，哈尔滨市道外公安分局侦破两起特大假药案件，涉案金额1300多万元。假药贩子利用在配货站购买的几毛钱一条的药店信息，将百余种假药推销到黑、吉、辽、内蒙古四个省区至少3000家药店，牟取暴利。（2011年12月30日《北京晨报》）

卖假药事件时有发生，但是数量如此之多，销售范围如此之广，让人震惊，这假药从何而来，又怎能轻而易举地进入正规销售渠道？不能不说药品监管严重缺失。

诚然，假药团伙开设了多个虚假的售药公司，制作了假的公司印

章和资质文件，况且此类常用药副作用小，患者即便使用了假药也不易觉察，确实迷惑性不小。但是药店具有一定的资质，又有一定的专业人才，怎就分辨不出来。退一步说，即使在包装等方面看不出来，因假药的进价比市场价要低，也应能感觉到里面有猫腻。尤其是售假方公开地告诉销售方，“低价药就是假药，治不了病也吃不死人”。明显的假药，却大进特进，这不是疏忽，而是一种故意。此种故意是如此的顺当，如此的疯狂，有多少药店能抵挡住利益的诱惑？

可是，药店不同一般的商品销售店，其进药渠道有着严格规定，不是想从哪里进就从哪里进，之所以敢从不正当的渠道进，就在于检查

不严，监督不力所致，多个省3000多家药店出现此问题，时间不会短，涉及面不会小，为何就没有发现？要说查实也不复杂，只要对其资质和药品的真假进行网上核实，就会真相大白，但为什么就没有这么做。再则，药品监管部门只要能将其中的一种假药进行化验，就能发现其中的假成分，为何就没有发现？可见监管者根本就没有查过，更没有发现，因而导致了假药“四处开花”。

不仅如此，网上出售假药也非常猖狂，搜索“网上买药”一词，相关网页多达489万篇。其中不少属于违规的黑色或灰色地带。国家药监局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：从2009年9月至今，有关部门共查处681家违法发布虚假药品信息的网站，

与发布的假药信息相比只是“沧海一粟”。网上售假是明的，顺藤摸瓜就能发现是真是假，一查一个准，网上明晃晃的售假药都查不彻底，暗中推销怎能让人宽心。

此次假药案看似危害不大“治不了病也吃不死人”，但是有病没能及时治，假药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，小病也将成大病，此种假药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谋财害命。此次破获的两个团伙购销的假药可查到150多个品种，涉案金额1300多万元，影响大，范围广，就好像在有人报案，公安机关及时破案，那么还有多少更诡秘的，表面正规的假药品摆在药店里，放在网络上？还有多少未被内部人曝光还在生产和销售？由此，药品安全难以让人乐观吗？